

賡至德之中興充永思陵橋道頓遞使轉宣奉大夫謝表云武德文階愧三品維新之澤正元朝士動一時旣往之悲主上即位明堂禮成謝加恩云考皇祐明堂之故操以舉行念正元朝士之存今其餘幾亦各隨事引用近者單夔以知紹興府進文華閣直學士謝表云數甘泉法從之舊真正元朝士之餘夔當淳熙中雖爲侍郎然一朝名臣尚多又距今才十餘歲似爲未穩貼也

表章用兩臣字對

表章自叙以兩臣字對說由東坡至汪浮溪多用之然須要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姓名眷顧於君前如何乃爲合宜坡湖州謝表云知臣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登州表云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侍讀謝表云謂臣雖無夫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欲使朝夕與於討論潁州表云意其

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
汪謝徽州云謂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散地察臣
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爲陸藻謝給事中云知
臣椎鈍無他故長奉賢王之學憫臣踐揚滋久
故亟陞法從之班爲汪樞密謝子自虜中歸不
令入城降詔獎諭表云知臣齒髮已凋常恐鄧
攸之無後憐臣肺肝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凡
此所言皆可自表於君前者劉夢得代竇群容
州表有察臣前回事實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坡
公蓋本諸此近年後生假倩作文不識事體至
有碌碌常流乍得一壘亦輒云知臣察臣之類
真可笑也

劉夢得謝上表

郡守謝上表首必云伏奉告命授臣某州已於
某月某日列任上訖然後入詞獨劉夢得數表
不然和州者曰伏奉去年六月二十五日制書
授臣使持節和州諸軍事守和州刺史臣自理
巴實不聞善最恩私忽降慶抃失容臣某中謝

伏惟皇帝陛下丕承寶祚光闡鴻猷有漢武天
人之姿稟周成睿哲之德發言今古舉意通神
委用得人動植咸悅理平之速從古無偏微臣
何幸獲覩昌運臣業在辭學早歲策名德宗尚
文擢爲御史出入中外歷事五朝累承恩光三
換符竹分憂之寄祿秩非輕而素蓄所長効用
無日臣聞一物失所前王軫懷今逢聖朝豈患
無位臣即以今月二十六日到所任上訖伏以
地在江淮俗參吳楚災旱之後綏撫誠難謹當

宣皇風慰彼黎庶久於其道冀使知方伏乞
聖慈俯賜昭鑒首尾叙述皆與他人表不同其
夔州汝州同州蘇州諸篇一體邁長子樸常稱
誦之及爲太平州遂擬其體代作一表其詞云
臣邁言伏奉今年九月十七日制書授臣知太
平州者一麾出守方切兢危三命滋共弗容控
避仰皇天之大造扣丹地以何言中謝恭惟皇
帝陛下叡知有臨神武不殺慕舜之孝見堯於
墻德冠古今而獨尊仁並清寧而徧覆明見萬

里將大混於車書子來庶民更精求於岳牧
家本儒素時無令名濫竽宏博之科說駕清華
之地瀛山抱槩郎省握蘭在紹興之季年汚記
注於右史龍飛應運鳳歷紀祥不遺細微兼取
愚頓遂以詞賦之職獲侍清間之歡雖宿命應
仙許暫來於天上而塵心未斷旋即墮於人間
一去十八年之中二叨二千石之寄末繇金華
郡還紬石室書從珍臺間館之游勸廣厦細旃
之講真拜學士號各私人受九重知己之殊極

三入承明之幸使與大議不專斯文而臣弱羽
不足以當雄風蹇步不足以勝重任上恩惜其
終棄左符寵其餘生李廣數竒徒羨侯於校尉
汲黯妄發敢歎薄於淮陽臣即以今月二十八
日到任上訖伏以郡在江東昔稱道院地鄰淮
右今謂壯藩謹當宣布恩威奉行寬大求民之
瘼問俗所宜緩帶輕裘雖弗賢長城於李勣清
心省事敢不避正堂於蓋公庶幾固結本根少
復報酬知遇全規模其步驟然視昔所作猶覺

語類

陳簡齋葆真詩

自崇寧以來時相不許士大夫讀史作詩何清源至於修入令式本意但欲崇尚經學痛沮詩賦耳於是庠序之間以詩爲諱政和後稍復爲之而陳去非遂以墨梅絕句擢寘館閣嘗以夏日偕五同舍集葆真宮池上避暑取綠陰生晝靜分韻賦詩陳得靜字其詞曰清池不受暑幽討起予病長安車轍邊有此萬荷柄是身唯可

懶共寄無盡興魚游水底涼鳥語林間靜談餘日亭午樹影一時正清風不負客意重百金贈聊將兩鬢蓬起照千丈鏡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梁王今何許柳色幾衰盛人生行樂耳詩律已具贈邂逅一尊酒它年五君詠重期踏月來夜半嘯煙艇詩成出示坐上皆詫爲擅揚朱新仲時親見之云京師無人不傳寫也

仙傳圖志荒唐

昔人所作神仙傳之類大底荒唐謬悠殊不能

略考引史策如衛叔卿事云漢儀鳳二年孝
皇帝閑居殿上而見之月支使者事云延和三
年武帝幸安定而月支國遣使獻香案儀鳳乃
唐高宗紀年名延和乃魏太武唐睿宗紀年名
而誕妄若是自餘山經地志徃徃皆然近世士
大夫采一方傳記及故老談說競爲圖志用心
甚專用力甚博亦不能免牴牾高夔守襄陽命
僚屬作一書其叙歷代沿革云在周爲楚鄧鄠
諸國據左傳鄠乃鄧邑後巴人伐楚圍鄠蓋楚
滅鄧故亦來屬元非列國也又引左傳蔓成然
事以蔓爲國據成然乃楚大夫靈王奪其邑無
所謂蔓國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四

容齋四筆卷第十五 十五則

徽廟朝宰輔

蔡京擅國命首尾二十餘年一時士大夫未有不因之以至大用者其後頗采公議與爲異同若宰相則趙清獻挺之張無盡商英鄭華原居中劉文憲正夫所行所言世多知之其居執政位者如張康國賓老溫益禹勣劉達公路侯蒙元功者皆有可錄康國定元祐黨籍看詳講議司編彙奏牘皆深預密議及後知樞密院始浸

容齋四筆卷第十四

容齋四筆卷第十五 十五則

徽廟朝宰輔

蔡京擅國命首尾二十餘年一時士大夫未有不因之以至大用者其後頗采公議與爲異同若宰相則趙清獻挺之張無盡商英鄭華原居中劉文憲正夫所行所言世多知之其居執政位者如張康國賓老溫益禹勣劉達公路侯蒙元功者皆有可錄康國定元祐黨籍看詳講議司編彙奏牘皆深預密議及後知樞密院始浸

爲崖異徽宗察京專復陰令狙伺其姦蓋嘗許以相是時西北邊帥多取部內好官自辟置以力不才康國曰並塞當擇人以紓憂顧柰何欲私所善乎乃隨闕選用定爲格京使御史中丞吳執中擊之康國先知之具以奏益鎮潭州凡元祐逐臣在湖南者悉遭侵困因愛莫助之圖遂爲京用至中書侍郎乃時有立異京一日除監司郡守十人將進畫益判其後曰收京使益所厚中書舍人鄭居中問之益曰君在西掖每見所論事舍人得舉職侍郎顧不許邪今丞相所擬十人其皆烟黨耳欲不逆其意得乎遂以附京至中書侍郎京去相遠首勸上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殃民事稍稍釐正之蒙在政地上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上額首且使密伺京所爲京聞而銜之凡此數端皆見於國史本傳

教官掌牋奏

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書啓委教授因而餉以
錢酒予官福州但爲撰公家謝表及祈謝晴雨
文至私禮賤啓小簡皆不作然遇聖節樂語嘗
爲之因又作他用者三兩篇每以自愧鄒忠公
爲潁昌教授府守范忠宣公屬撰興龍節致語
辭不爲范公曰翰林學士亦作此忠公曰翰林
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范公敬謝之前輩
風節可畏可仰如此

經句全文對

予初登詞科再至臨安寓於三橋西沈亮功主
簿之館沈以予買飯于外謂爲不便自取家饌
日相供同年湯丞相來訪扣旅食大槩具爲言
之湯公笑曰主人亦賢矣因戲出一語曰哀王
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良久予應之曰爲長者而
折枝非不能也公大激賞而去汪聖錫爲秘書
少監每食罷會茶一同舍輒就枕不至及起亦
戲之曰宰予晝寢於予與何誅衆未有言汪曰
有一對雖於今事不切然却是一个出處云子

貢方人夫我則不暇同舍皆合詞稱美

北郊議論

三代之禮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
王莽於元始中改爲合祭自是以來不可復變
元豐中下詔欲復北郊至六年唯以冬至祀天
而地祇不及事元祐七年又使博議而許將顧
臨范純禮王欽若孔武仲杜純各爲一說逮蘇
軾之論出於是群議盡廢當時諸人之說有六
一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宣王六月出師則夏

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二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
官攝行亦有故事三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
可以再郊四曰三年一祀天又一年一祭地五
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之方澤
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六曰當郊之歲以夏至
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於禁中壘
祀軾皆辟之以謂無一可行之理其文載於奏
議凡三千言元符中又詔議合祭論者不一唯
太常少卿宇文昌齡之議最爲簡要曰天地之

勢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則異數
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時皆有辨而
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以通於虛必
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以得而親可以冀
其格今祭地於圓丘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
所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
此兩說之至當如此

討論濫賞詞

東坡公行香子小詞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

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歎隙中駒
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
盡天真不如歸去作箇閑人對一張琴一壺酒
一溪雲紹興初范覺民爲相以自崇寧以來創
立法度例有汎賞如學校茶鹽錢幣保伍農田
居養安濟寺觀開封大理獄空四方邊事御前
內外諸局編勅會要學制禮制道史等書局掖
庭編澤行幸曲恩諸色營繕河埽功役採石木
棧花石等綱祥瑞禮樂兩城所公田伎術伶優

三山永橋明堂西內八寶元圭種種濫賞不可
勝述其曰應奉有勞獻頌可采職事修舉特授
特轉者又皆無名直與及白身補官選人改官
職名礙格非隨龍而依隨龍人非戰功而依戰
功人等每事各爲一項建議討論又行下吏部
若該載未盡名色並合取朝廷旨揮臨時參酌
追奪事件遂爲畫一規式有至奪十五官者雖
公論當然而失職者胥動造謗浮議蜂起無名
子因改坡語云清要無因舉選艱辛繫書錢須
要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歎旅中愁心中悶
部中身雖抱文章苦苦推尋更休說誰假誰真
不如歸去作箇齊民免一回來一回討一回論
至大字書寫貼於內前墻上邏者得之以聞是
時僞齊劉豫方盜據河南朝論慮或搖人心亟
罷討論之舉范公用是爲臺諫所攻今章且與
奏藁中正載殫䟽竟去相位云

尺八

唐盧肇爲歙州刺史會客於江亭請目前取一

事爲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遙望漁舟不
濶尺八有姚巖傑者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
即席遠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此語載於撫
言又逸史云開元末一狂僧往終南回向寺一
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來乃王也謂曰汝當
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當吹者也汝當
回可將此付汝主僧進於玄宗持以吹之宛是
先所御者孫夷中仙隱傳房介然專吹竹笛名
曰尺八將死預將管打破告諸人曰可以同將

就壙亦謂此云尺八之爲樂名今不復有呂才
傳云正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太宗詔侍臣舉
善音者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
短不同與律諧契太宗即召才參論樂事尺八
之所出見於此無由曉其形製也爾雅釋樂亦
不載

三給事相攻

元祐中王欽臣仲至自權工部侍郎除給事中
爲給事姚勔所駁而止大觀中陳亨伯自左司

賁外郎擢給事中爲權官蔡薺所沮而出政和末伯祖仲達在東省以疾暫謁告兩日張天覺復官之命過門下第四廳給事方會論爲畏繳駁之故所以託病遂罷知滁州

朱藏一詩

政和末老蔡以太師魯國公總治三省年已過七十與少宰王黼爭權相傾朱藏一在館閣和同舍秋夜省宿詩云老火未甘退稚金方力征炎涼分勝負頃刻變陰晴兩人門下士互興譖

言以爲嘲謗其後黼獨相館職多遷擢朱居官如故而和人菊花詩云紛紛桃李春過眼成社萎晚榮方耐久造物豈吾欺或又譖於黼以爲怨憤是時士論指三館爲閹監

蔡京輕用官職

蔡京三入相時除用士大夫視官職如糞土蓋欲以天爵市私恩政和六年十月不因敕令侍從以上先緣左降同日遷職者二十人通奉大夫張商英爲觀文殿學士中大夫王襄爲延康

殿學士顯謨閣待制李圖南爲述古殿學士寶
文閣待制蔡凝顯謨閣待制葉夢得並爲龍圖
閣直學士寶文閣待制張近通奉大夫錢卽右
文殿修撰王漢之並爲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
葉祖洽爲徽猷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曾孝蘊爲
天章閣待制朝散郎俞棗朝議大夫曾孝序中
奉大夫范致明右文殿修撰蔡肇太中大夫孫
夔朝議大夫王覺右文殿修撰陳暢並爲顯謨
閣待制朝請郎蔡懋中奉大夫龐恭孫朝請郎
赦天下仍復推恩

節度使改東宮環衛官

太祖有天下將收藩鎮威柄故漸行改革至於
位至侍中中書令使相者其高僅得東宮官次
但居環衛鳳翔王晏爲太子太師安遠武行德
爲太子太傅護國郭從義爲左金吾上將軍鳳
翔王彥超爲右金吾上將軍定國白重贊爲左
千牛上將軍保太楊廷璋爲右千牛上將軍靜

難劉重進爲羽林統軍若符彥卿者以太師中書令天雄節度使直罷歸洛八年不問亦不別除官其廟謨雄斷如是靖康初以戚里冒政宣恩典多建節鉞乃稽用此制錢景臻以少傅安武節度劉宗元以開府儀同三司鎮安節度並爲左金吾上將軍范訥以平涼劉敷以保信劉敏以保成張楙以嚮德王舜臣以岳陽朱孝孫以應道錢忱以瀘川節度並爲右金吾上將軍自後不復舉行矣

宰相任怨

宰相欲收士譽使恩歸已故只以除用爲意而不任職及顯有過舉者亦不肯任怨稍行黜徙文惠公在相位嘗奏言今之監司郡守其無大過者臺諫固不論擊但其間實有疲愞庸老之人依阿留之轉爲民害臣欲皆與祠祿理作自陳監司或就移小郡庶幾人有家食之資國無曠官之失孝宗欣然聽許於是湖南轉運判官任詔改知復州廣東提舉鹽事劉景改知南雄

州時太常丞闕監左藏庫許子紹欲得之公以大超越論使小緩子紹宛轉愈力乃白其事出通判靜江府議者私謂若如此則是廟堂而兼臺諫之職殊不思進賢退不肖真宰相之事耳欲擬宮觀三四人未暇而去位子紹之出遂織入言章中近者京丞相以國子錄吳仁傑居職未久便欲求遷奏罷歸吏部注簽判亦此意也

四李杜

漢太尉李固杜喬皆以爲相守正爲梁冀所殺故椽楊生上書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梁冀之誅權執專歸宦官傾動中外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有帝欲不諱之語桓帝得奏震怒逮雲下北寺獄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下廷尉皆死獄中其後襄楷上言亦稱爲李杜靈帝再治鉤黨范滂受誅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謂李膺杜密也李太白杜子美同時著名故韓退之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凡

四李杜云

渾脫隊

唐中宗時清源尉呂元泰上書言時政曰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幕遮旗鼓相當騰逐喧譟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書曰謀時寒若何必羸形體謹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焉書聞不報此蓋并論潑寒胡之戲唐史附於宋務光傳末元泰竟亦不顯近世風俗相尚不以公私宴

集皆爲耍曲耍舞如勃海樂之類殆猶此也

歲陽歲名

歲陽歲名之說始於爾雅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彊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照陽謂之歲陽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涇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闔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

曰赤奮若謂之歲名自後唯太史公曆書用之
而或有不同如闕逢為焉逢旃蒙為端蒙柔兆
為游兆彊圉為彊梧著雍為徒雍屠維為祝犁
上章為商橫重光為昭陽玄默為橫艾昭陽為
尚章大荒落為大芒落協洽為汁洽涸灘為汭
漢作噩為作鄂闍茂為淹茂大淵獻困敦更互
赤奮若乃為赤奪若此蓋年祀久遠傳寫或訛
不必深辨但漢武帝太初元年太歲丁丑而以
為甲寅其失多矣爾雅又有月陽月名月在甲

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
在巳曰則在庚曰室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
曰極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病四月為余
五月為皋六月為旦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
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考之
典籍唯曆書謂太初十月為畢聚離騷云攝提
正于孟陬左氏傳十月曰良月國語至于玄月
它未嘗稱引郭景純注釋云自歲陽至月名皆
所未詳通者故闕而不論蓋不可強為之說非

若律書所言二十八舍十母十二子猶得穿鑿傳致也資治通鑑專取歲陽歲名以冠年不可曉解殊不若甲子至癸亥爲明白爾韓退之詩歲在淵獻牽牛中王介甫字說言彊圉自餘亦無說左傳所書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歲在阨訾之口歲五及鶉火歲在顓帝之虛歲在豕韋歲在大梁皆用歲星次舍言之司馬傳跋温公潛虛其末云乾道二年歲在柔兆闔茂玄默執徐月極大淵獻日謂丙

戌年壬辰月癸亥日以歲名施於月日尤爲不然漢章不自爲文殆是僚宋強解事者所作也

官稱別名

唐人好以它名標榜官稱今漫疏於此以示子姪之未能盡知者太尉爲掌武司徒爲五教司空爲空土侍中爲大貂散騎常侍爲小貂御史大夫爲亞台爲亞相爲司憲中丞爲獨坐爲中憲侍御史爲端公南牀橫榻雜端又曰脆梨殿中爲副端又曰開口椒監察爲合口椒諫議爲

大坡大諫補闕諫司為中諫又曰補袞拾遺

言為小諫又曰遺公給事郎為夕郎夕拜知制

誥為三字起居郎為左螭舍人為右螭又並為

修注吏部尚書為大夫禮部為大儀兵部為大

戎刑部為大秋工部為大起吏部郎為小選為

省眼考功度支為振行禮部為小儀為南省舍

人今日南宮刑部為小秋祠部為冰柄廳比部

為比盤又曰昆脚皆頭屯田為田曹水部為水

曹諸部郎通曰哀烏依烏太常卿為樂卿少卿

少常奉常光祿為飽卿鴻臚為客卿睡卿司

農為走卿大理為棘卿評事為廷平將作監為

大匠少監為少匠秘書監為大蓬少監為少蓬

左右司為都公太子庶子為宮相宰相呼為堂

老兩省相呼為閣老尚書丞郎為曹長御史拾

遺為院長下至縣令曰明府丞曰贊府贊公尉

曰少府少公少仙此已見前筆

容齋四筆卷第十五

容齋四筆卷第十六 十二則

漢重蘇子卿

漢世待士大夫少恩而獨於蘇子卿加優寵蓋以其奉使持節褒勸忠義也上官桀謀反武子元與之有謀坐死武素與上官桀桑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宣帝立錄群臣定策功賜爵關內侯者八人劉德蘇武食邑張宴曰舊關內侯無邑以武守節外國德宗室俊彥故特令食邑帝

容齋四筆卷第十五

容齋四筆卷第十六 十二則

漢重蘇子卿

漢世待士大夫少恩而獨於蘇子卿加優寵蓋以其奉使持節褒勸忠義也上官桀謀反武子元與之有謀坐死武素與上官桀桑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宣帝立錄群臣定策功賜爵關內侯者八人劉德蘇武食邑張宴曰舊關內侯無邑以武守節外國德宗室俊彥故特令食邑帝

閔武年老子坐事死問左右武在匈奴又豈有子乎武曰前發匈奴時胡婦實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贖之上許焉通國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右曹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稱祭酒甚優寵之皇后父帝舅丞相御史將軍皆敬重武後圖書中興輔佐有功德知名者於麒麟閣凡十一人而武得預武終於典屬國蓋以武老不任公卿之故先公繫留絕漠十五年能致顯仁皇太后音書蒙高宗皇帝有蘇武不能過之語而厄於權臣歸國僅陞一職立朝不滿三旬訖於竄謫南荒惡地長子停官追誦漢史可爲痛哭者已又案武本傳云奉使初還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昭帝時免武官後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張安世薦之即時召待詔數進見復爲典屬國然則豫定策時但以故二千石耳而霍光傳連名奏昌邑王時直稱典屬國宣紀封侯亦然恐誤也

昔賢爲卒伍

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國軍將皆命卿處則執政出則將兵載於詩書左傳可考也然此特謂將帥耳乃若卒伍之賤雖賢士亦爲之不以爲異魯哀公時吳伐魯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一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杜預云卒終也謂於七百人中終得三百人任行也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此蓋後世斫營劫寨之類而有若亦爲之齊伐魯冉求帥左師樊遲

爲右季孫曰湏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謂雖年少能用命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杜預云言能以義勇也皆孔門高弟而親率伍之事後世豈復有之

兵家貴於備豫

晉盜盧循據廣州以其黨徐道覆爲始興相循寇建康以爲前鋒初道覆遣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辨蕭衍鎮雍州

以齊室必亂密修武備多伐材竹沉之檀溪積
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呂僧珍覺其意
亦私具槽數百張衍既起兵出竹木裝艦葺之
以茅事皆立辨諸將爭槽僧珍出先所具者每
船付二張爭者乃息魏大武南伐盱眙太守沈
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
城守之備魏攻之三旬不拔燒攻具退走古人
如此者甚多道覆雖失所從爲畔渙之歸然其
事固可稱也

渠陽蠻俗

靖州之地自熙寧九年收復唐溪洞城州元豐
四年仍建爲誠州元祐二年廢爲渠陽軍又廢
爲寨五年復之崇寧二年改爲靖州始時渠陽
縣爲治所後改屬沅州而治未平其風俗夔與
中州異蠻酋自稱曰官謂其所部之長曰都幟
邦人稱之曰土官酋官入郭則加冠巾餘皆推
髻能者則以白練布纏之曾殺人者謂之能婦
人徒跣不識鞋履以銀錫或竹爲釵其長尺有

咫通以班紬布爲之裳紀歲不以建寅爲首隨
所處無常月要約以木鐵爲契病不謁醫但殺
牛祭鬼率以刀斷其咽視死所向以卜多至十
百頭凡昏姻兄死弟繼姑舅之昏他人取之必
賄男家否則爭甚則讎殺男丁受田於酋長不
輸租而服其役有罪則聽其所裁謂之草斷凡
貸易之逋甲不能償則掠乙以取直謂之準擎
長少相犯則少者出物謂之出面言語相誣則
虛者出物謂之裹口田丁之居峭巖重阜大率

無十家之聚遇讎殺則立柵布棘以受之各有
門款門款者猶言伍籍也借牛綵於鄰洞者謂
之拽門款方爭時以首博首獲級一二則潰去
明日復求必相當乃止欲解仇則備財物以和
謂之陪頭煖心戰之日觀者立其傍和勸之官
雖居其中不敢犯也敗則走謂之上坡志在於
掠而不在於殺則震以金鼓而撻其一隅縱之
逸謂之越敗者屈而歸之掠其財而還其地謂
之入地兵器有甲冑標牌弓弩而刀之鉞尤良

琴則傳矢於弦而偏架之謂之偏架琴其利俸中土神臂弓雖暑濕亦可用凡仇殺雖微隙必發雖昔釁必報父子兄弟之親不避也子弟爲士人者隸於學讎殺則歸罷則復求荆湖南北路如武岡桂陽之屬徭民大略如此

寄資官

內侍之職至于幹辦後死則爲出棠調流輩稱之曰苑使又進而幹辦龍圖諸閣曰閣長其上曰門司曰御藥曰御帶又其上爲省官謂狎班

及都知也在法內侍轉至東頭供奉官則止若幹辦御藥院不許寄資當遷官則轉歸吏部司馬公論高居簡云舊制御藥院官至內殿崇班以上即須出外今獨留四人中外以此竊議言之詳矣後乃不然逮其遷帶御器械可帶階官然後盡還所寄之資至於宣政宣慶諸使遙那防團觀察其高者爲延福宮景福殿承宣使頃在樞密行府有院吏兵房副承旨董球於紹興三十二年正月尚未有正官至四月子接伴人

使回球通刺字來謁已轉出為武顯大夫問其何以遽得至此曰副承旨比附武顯郎後用賞故爾蓋亦寄資也

親王帶將仕郎

薛氏五代史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皇弟五男友雍封賀王及友珪篡位以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賀王友雍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以親王而階將仕郎仍試銜初品雖典章掃地之時恐不應爾也

郡縣用陰陽字

山南為陽水北為陽穀梁傳之語也若山北水南則為陰故郡縣及地名多用之今略叙於此山之南者如嵩陽華陽恒陽衡陽鎮陽岳陽嶧陽夏陽城陽陵陽岐陽首陽營陽咸陽櫟陽宜陽山陽屬河內郡廣陽辟陽河陽魯陽黎陽縱陽零陽巫陽東陽韶陽柘陽揭陽弋陽屬汝南山在西當陽青陽黔陽壽陽麻陽雲陽美陽復陽南陽復上曲陽屬常下曲陽屬鉅原屬五

山陽復上曲陽屬常下曲陽屬鉅原屬五

陽屬雲水之北者馮翊之池陽類陽郃陽沈陽
扶風之杜陽河東之大陽大河南平陽之平陽大原
之晉陽汾陽及河陽洛陽滎陽偃陽滑陽淮陽
汶陽濟陽襄陽滏陽漁陽遼陽泗陽伊陽朮陽
滁陽潮陽澧陽灌陽汧陽洮陽沐陽東郡之濮
陽東武陽潁川之潁陽昆陽舞陽汝南之汝陽
鮦陽紂陽濯陽滇陽親陽安陽博陽成陽南陽
之育陽涅陽堵陽蔡陽筑陽棘陽比陽朝陽湖
陽紅陽江夏之西陽廬江之尋陽九江之曲陽

濟陰之句陽音鈞句沛郡之穀陽扶陽漂陽魏
郡之繁陽鉅鹿之堂陽清河之清陽涿郡之高
陽饒陽范陽勃海之浮陽濟南之般陽朝陽秦
山之東平陽東武陽寧陽北海之膠陽東海之
開陽曲陽都陽臨淮之射陽蘭陽丹陽之丹陽
陵陽溧陽豫章之鄱陽鄔陽桂陽之耒陽桂陽
涇陽武陵之無陽辰陽酉陽零陽零陵之泚陽
漢中之旬陽沔陽安陽捷爲之江陽武陽漢陽
金城之枝陽天水之略陽阿陽安定之涇陽彭

陽比地之泥陽上郡之定陽鴈門之沃陽劇陽
上谷之沮陽漁陽之要陽遼西之海陽右北平
之夕陽聚陽蒼梧之封陽趙國之易陽膠東之
觀陽長沙之益陽已上皆見漢書地理志其水
之下必曰在某水之陽合山水之稱陽者百有
五六十至陰字則甚少蓋面勢在背自難立國
邑耳山之北者唯華陰山陰龜陰蒙陰鶉陰雕
陰襄陰水之南者汾陰蕩陰潁陰汝陰舞陰濟
陰漢陰晉陰蒲陰湘陰潑陰河陰湖陰江陰淮

陰園陰僅三十而已若樂陽南陽合陽彼陽富
陽屬秦昌陽建陽屬東武陽之類尚多有之莫
能知其爲山爲水也

杜畿李泌董晉

漢建安中河東太守王邑被召郡掾衛固范先
請留之固等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并州高
幹通謀曹操選杜畿爲太守固等使兵絕陝津
數月不得渡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
也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

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郢津度固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比數十日諸將斬固等首唐正元初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殺節度使張勸代惣軍務邀求旌節德宗遣李泌往欲以神策軍送之泌請以單騎入上加泌觀察使泌出潼關廊坊步騎三千布於關外曰奉密詔送公泌寫宣以却之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去城十五里方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城壁之功

入城視事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到汝餘生抱暉遂亡命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疾病其子迺爲兵馬使欲爲亂都虞候鄧惟恭執送京師詔以東都留守董晉爲節度使惟恭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晉晉旣受詔即與僕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至鄭州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者言不可入晉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去城十

餘里乃帥諸將出迎晉人仍委以軍政久之惟
恭內不自安潛謀作亂事覺晉悉捕斬其黨械
惟恭送京師觀此三者其危至矣杜畿李泌董
晉皆以單車入逆城從容安殆不然也是時朝
此唐史猶譏晉為懦弛苟安殆不然也是時朝
議以晉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用汝州刺史陸
長源為行軍司馬以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
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
安初劉玄佐李萬榮鄧惟恭時士卒驕不能禦
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備
之時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罷之謂之懦弛
實為失當晉在汴三年而薨長源代之即為軍
士所殺向使晉聽用其言汴亂久矣又李泌傳
但云拜陝虢觀察使開車道至三門及殺淮西
亡兵於赴鎮事略不書亦失之也

嚴有翼詆坡公

嚴有翼所著藝苑雌黃該洽有識蓋近世博雅
之士也然其立說頗務譏詆東坡公子嘗因論

玉川子月蝕詩謂其輕發矣又有八端皆逾於
蟋蟀撼大木招後人攻繫如正娛篇中據其用
五十本葱為種薤五十本發丘中郎將為中郎
解模金扁鵲見長桑君使飲上池之水為倉公
飲上池鄭餘慶丞胡蘆為盧懷謹云如此甚多
坡詩所謂挾雲漢分天章萬斛泉源不擇地而
出若用葱為薤用校尉為中郎用扁鵲為倉公
用餘慶為懷謹不失為名語於理何害公豈一
一如學究書生案圖索駿規行矩步者哉四凶

篇中謂坡稱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四族之誅
皆非誅死為無所攷據盧橘篇中謂坡誅枇杷
云蘆橘是鄉人為何所據而言昌陽篇中昌蒲
賁以為信陶隱居之言以為昌陽不曾詳讀本
草妄為此說苦茶篇中謂周詩記苦茶為誤用
爾雅如臯篇中謂不向如臯閑射雉與左傳杜
注不合其誤與江摠暫往如臯路之句同荔枝
篇中謂四月食荔枝詩愛其體物之工而坡未
嘗到閩中不識真荔枝是特火山耳此數者或

是或非固未爲深失然皆不必爾也最後一篇
遂名曰辨坡謂雪詩云飛花又舞謫仙簷李太
白本言送酒即無雪事水底笙歌蛙兩部無笙
歌字殊不知坡借花詠雪以鼓吹爲笙歌正是
妙處坐看青丘吞澤芥青丘已吞雲夢芥用芥
字和韻及以澤芥對溪蘋可謂工新乃以爲出
處曾不帶芥非草芥之芥知白守黑名曰谷正
是老子所言又以爲老子只云爲天下谷非名
曰谷也如此論文章其意見亦淺矣

曹馬能收人心

曹操自擊烏桓諸將皆諫旣破敵而還科問前
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
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
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
之魏伐吳三征各獻計詔問尚書傅嘏嘏曰希
賞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司馬
師不從三道擊吳軍大敗朝議欲貶出諸將師
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

悉宥之弟昭時爲監軍唯削昭爵雍州刺史陳
泰求敕并州并力討胡師從之未集而二郡胡
以遠役遂驚反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
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討諸葛誕於壽春王
基始至圍城未合司馬昭敕基歛軍堅壁基累
求進討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守便宜上疏言
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書奏報聽及
壽春平昭遺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
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心

上遣詔命下拒衆議終於制敵禽賊雖古人所
述不過是也然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誰任其
咎司馬王儀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
於孤邪引出斬之此爲謬矣操及師昭之姦逆
固不待言然用兵之際以善推人以惡自與并
謀兼智其誰不歡然盡心悉力以爲之用素昭
不用田豐之計敗於官渡宜悉已謝之不暇乃
曰吾不用豐言卒爲所笑竟殺之其失國喪師
非不幸也

取蜀將帥不利

自己蜀通中國之後凡割據擅命者不過一傳再傳而從東方舉兵臨之者雖多以得僑將帥輒不利至於死貶漢伐公孫述大將岑彭來歙遭刺客之禍吳漢幾不免魏伐劉禪大將鄧艾鍾會皆至族誅唐莊宗伐王行招討使魏王繼岌大將郭崇韜康延孝皆死國朝伐孟昶大將王全斌崔彥進皆不賞而受黜十年乃復故官

李嶠楊再思

李嶠楊再思相唐中宗皆以諛悅保位爲世所詆然亦有可稱武后時嶠爲給事中來俊臣陷狄仁傑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寃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爲者卒與二人列其枉忤后旨出爲潤州司馬然仁傑數人竟賴此獲脫嶠此舉可謂至難而資治通鑑不載神龍初要官闕執政以次用其親韋巨源秉筆當除十人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

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
再思此言自狀其短觀過知仁亦足稱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六

容齋五筆目錄

卷第一 十九則

天慶諸節

虢州兩刺史

狐假虎威

徐章二先生教人

張呂二公文論

郎官非時得對

王安石棄地

雙生以前爲兄

風俗通

俗語有出

昏主棄功臣

問故居

唐宰相不歷守令

張釋之柳渾

人臣震主

五經秀才

陶潛去彭澤

羗戎畏服老將

古人字只一言

卷第二十五則

二叔不咸

官階服章

月非望而食

慶善橋

西漢以來加官

呂望非熊

唐曹因墓銘

唐史省文之失

李德裕論命令

漢武唐德宗

諸公論唐肅宗

孫馬二公所言

元微之詩

諫繚綾戲龍羅

詳正學正

卷第三十五則

人生五計

瀛莫間二禽

士大夫避父祖諱

元正父子忠死

蕭穎士風節

石尤風

江楓雨菊

開元宮嬪

相里造

先公詩詞

州縣名同

三衙軍制

歐陽公勲封贈典

嘉祐四真

五方老人祝聖壽

卷第四 九則

作詩旨意

平王之孫

毛詩語助

東坡文章不可學

韓文稱名

棘寺棘卿

晉代遺文

漢武帝田蚡公孫弘

近世文物之殊

卷第五 十五則

庾公之斯

萬事不可過

致仕官上壽

桃花笑春風

嚴先生祠堂記

大言誤國

宗室覃恩免解

唐書載韓柳文

冥靈社首鳳

左傳州郡

貧富習常

唐用宰相

史記淵妙處

王津園喜晴詩

號巨賀蘭

卷第六十二則

鄱陽七談

經解之名

小筮不敬

糖霜譜

李彥僊守陝

姦雄疾勝已者

俗語放錢

漢書多叙谷永

玉堂殿閣

漢武帝喜殺人者

知人之難

館職遷除

卷第七十四則

盛衰不可常

唐賦造語相似

張蘊古大寶箴

國初文籍

叙西漢郊祀天地

騫騫二字義訓

書麴信陵事

貢禹朱暉晚達

琵琶行海棠詩

東坡不隨人後

元白習制科

門生門下見門生

韓蘇杜公叙馬

風災霜旱

卷第八十二則

白蘇詩紀年歲

天將富此翁

白公說俸祿

白居易出位

醉翁亭記酒經

白公感石

禮部韻略非理

唐臣乞贈祖

承習用經語誤

長慶表章

元白制科

八種經典

卷第九 十二則

畏人索報書

不能忘情吟

擒鬼章祝文

歐公送慧勤詩

委蛇字之變

東不可名園

一二三與壹貳參同

何恙不已

兩漢用人人元元字

韓公潮州表

燕賞逢知己

端午貼子詞

卷第十 十二則

哀公問社

絕句詩不貫穿

農父田翁詩

衛宣公二子

謂端爲匹

唐人草堂詩句

公穀解經書目

柳應辰押字

唐堯無後

斯須之敬

丙午丁未

祖宗命相

容齋五筆目錄

容齋五筆卷第一十九則

天慶諸節

大中祥符之世諛佞之臣造爲司命天尊下降及天書等事於是降聖天慶天祺天貺諸節並興始時京師宮觀每節齋醮七日旋減爲三日一日後不復講百官朝謁之禮亦罷今中都未嘗舉行亦無休假獨外郡必詣天慶觀朝拜遂休務至有前後各一日此爲敬事司命過於上帝矣其當寢明甚惜無人能建白者

虢州兩刺史

唐韓休爲虢州刺史號於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廐芻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虢而與它州此守臣爲私惠耳休復執論吏自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盧杞爲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它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入踰年拜相案兩人皆以虢州守臣言公家事而休見疑於名相杞受知於猜主遇合有命信哉

狐假虎威

諺有狐假虎威之語稚子來扣其義因示以戰國策新序所載戰國策云楚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矣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

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新序並同而其後云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俗諺蓋本諸此

徐章二先生教人

徐仲車先生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成都冲退處士章答隱者其學長於易太元爲范子功解述大旨再復攤

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太元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元述斯而已或者苦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爲數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道哉二先生之教人簡易明白學者或未知之故表出於此

張呂二公文論

張文潛誨人作文以理爲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

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颯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竒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竒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

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一時學者仰以爲至言予作史采其語著於本傳中又呂南公云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喫人之辯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辭而已矣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士無志於立言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淺而爲之故毅然盡心

思欲與古人並此南公與人書如此予亦載之傳中

郎官非時得對

唐肅宗在靈武關東獻俘百將即死有歎者司膳員外郎李勉過而問之曰被脅而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汙半天下其欲澡心自歸無繇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全宥以一郎吏之微而非時得入對雖唐制不可詳知想兵戈艱難時暫如是耳